

中國的中亞政策與擴大區域安全 影響力的關聯性

陳育正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中亞地區因為冷戰結束後，逐漸增加與世界各國連動性。本文聚焦中國在中亞進行安全合作的發展。研究發現中國在習近平接任領導人之後，中亞地區成為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包括在經濟、社會，政治等議題，尤其對於中亞地區的安全層面部分，持續增加其的影響力，使得現階段中亞區域內呈現複雜的戰略競爭態勢。

關鍵字：心臟地帶、地緣政治、中國外交、中亞、大國競爭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Central Asia Policy and the Increase of Its Security Influence within the Region

Yu-Cheng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a Military Affairs Studies, Fu Hsing Kang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ose countries in the Central Asia have increased their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countries outside the reg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equence of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conducted by China in the Central Asia and finds that: after Xi Jinping took power in China, China's Central Asia policy has been the significant part of its foreign policy. China is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its influence in the each issue between itself and those Central Asia countries, inclusive of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especially on the security issues. China's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of increasing it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s result in the complicated strategic rivalry in the Central Asia.

Keywords: Heartland, Geopolitics, China foreign policy, Central Asia,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壹、前言

長期以來，中亞國家在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地緣政治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莫斯科與中亞國家的密切關係，其歷史可追溯到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彼此有著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化聯繫。即使在冷戰結束後，蘇聯的瓦解雖然使得俄羅斯對區域整體影響力降低，但是仍保有在區域政治與安全層面主導權。近年來，中國與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以及烏茲別克等中亞國家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¹ 隨著中國提升其綜合國力後，逐漸成為中亞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參與者之一。

隨著時間的發展，中國逐漸獲得區域內影響力，尤其是在限制美國與俄羅斯、推動打擊恐怖主義，以及擴大經濟聯繫方面更為顯著。美國在 2001 年出兵阿富汗之後，陸續擴大增加在中亞國家的安全合作，甚至擴大與巴基斯坦的合作，確實引起中國擔憂可能會遭受美國的圍堵。² 中國在 2013 年提出帶路倡議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逐漸深化與中亞國家的合作關係，帶路倡議讓原本僅以單一的商業活動，注入更多地緣政治方面的元素在裡面。美國國務院 2020 年 2 月更發布《美國中亞戰略 2019-2025：促進主權和經濟繁榮》(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19-2025: Advancing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以下稱美國中亞戰略報告)，表達對中亞地區對美國戰略利益的

¹ Paul Stronski and Nicole Ng,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Russia and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the Arct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8), p. 9.

² 胡瑞舟，〈反恐戰爭對美國內外互動關係的影響：一年後的分析性概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4 卷第 1 期，2003 年 1 月，頁 51-53。

重要性。就傳統國際政治的權力 (power) 關係而言，中亞地區呈現大國競爭狀態越來越明顯。

近期有關中亞地區之研究，除了以地緣政治理論視角檢視中國、日本等大國在中亞地區的戰略布局，也有透過案例研究方式，修正當代地緣政治理論，這些成果無疑提供對於中亞研究議題有全面性的認識。³ 然而，本文聚焦中國在中亞地區日益增加的安全活動，對區域大國產生何種影響，進行更多有關中亞地區安全層面的探討，涵蓋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反恐安全合作與涉及阿富汗周邊安全，試圖提供中亞研究議題不同的面向。文章架構主要從「中亞的地緣戰略意涵」，「中共在中亞外交政策與安全利益」、「中共增加中亞的安全機制運作」等方面論述，並且在「結論」部分，提出文章研究發現，以及歸納重點。

貳、中亞對中共的地緣戰略意涵

中亞地區之所以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顯然並不是僅僅

³ 洪銘德，〈日本對中亞外交政策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54 期 (2016 年 4 月)，頁 77-92；Martin Breitmaier, “China’s rise and Central Asia’s Security,”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No. 21 (June 2016), pp. 1-2；蔡東杰、秦偉騰，〈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對中亞之影響：從地緣政治觀點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62 期 (2018 年 4 月)，頁 57-74；Xiangming Chen and Fakhmiddin Fazilov, “Re-centering Central Asia: China’s ‘New Great Game’ in the Old Eurasian Heartland,”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No. 71 (June 2018), pp. 1-12；Dauren Aben, “Regional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Addressing Existing and Potential Threats and Challenges,” *Eurasian Research Journal*, Vol. 1, No. 1 (January 2019), pp. 51-65；吳雪鳳，〈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意涵：以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為核心觀〉，《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20 卷第 4 期 (2019 年 10 月)，頁 1-52。

看到中亞地區大約有六成的範圍被沙漠所覆蓋，事實上，因為中亞地區位處歐洲與亞洲的中心位置，一方面部分周邊國家，扮演著世界重要的經濟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東西方的交匯點，過去許多強權國家試圖在這區域取得支配地位，更重要的是，在中亞地區，還蘊藏著豐富的天然資源，這也使得中亞地區成為全球政治與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中亞地區地緣戰略具有「地緣位置」、「能源經濟」的重要性。

一、「地緣位置」重要性

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 (Halford J. Mackinder) 曾提出統治歐亞大陸（世界島）者，可以掌控世界，若能統治「心臟地帶」(Heartland)，則可以掌控歐亞大陸，⁴ 麥金德心臟地帶論的核心觀念，即是將世界分成陸地與海洋兩大部分，整個世界的歷史就是大陸強國和海洋強國相互鬥爭，儘管目前海權強國佔據優勢地位，但從長遠來看，由於陸權國家人力和物力資源豐富，並且交通日益改善，海權國家終將被（控制心臟地帶的）陸權國家所壓制。⁵ 隨著時間的推移，麥金德所指涉的「心臟地帶」範圍，是由現在的中亞、高加索，以及俄羅斯部分地區所組成。⁶

⁴ Lucian M. Ashworth, "Realism and the Spirit of 1919: Halford Mackinder, Geopolitics and the Realit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2 (June 2016), p. 288.

⁵ 蔡東杰、秦偉騰，〈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對中亞之影響：從地緣政治觀點分析〉，頁 61。

⁶ Michel Hess, "Central Asia: Mackinder Revisited," *Connections*, Vol. 3, No. 1 (March 2004), pp. 95-106.

事實上，美國在二戰後的地緣戰略布局，也受到麥金德「心臟地帶」論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心臟地帶論的重要核心在於防止歐亞大陸強權所帶來的威脅，這種威脅並不會因為時間而消逝，意即歐亞大陸所造成對美國的威脅，是來自地理位置導致的結果。特別是冷戰的結束，位於心臟地帶的前蘇聯各共和國相繼獨立，中亞地區的權力結構也產生質變。⁷如今的中亞五國即位處「心臟地帶」南方邊緣，不僅是連結歐亞大陸交通運輸的重要樞紐，就周邊所分佈國家來看，與北方俄羅斯、東邊的中國、南邊阿富汗、印度，以及西南邊的伊朗等大國相鄰。⁸中亞地區是世界政治與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地理位置分布上，其周圍環繞著重要的國家，當中包括俄羅斯、中國與印度更是被視為金磚國家。

就歷史而言，中亞由於地處歐亞兩洲之間的戰略要地，東西方強權國家就曾經在中亞區域爭奪主導權。如今既有的俄羅斯對中亞地區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再加上中國將中亞地區視為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基礎建設組成部分，已經逐漸提高對中亞區域的關注程度，美國在川普總統任內，也表達中亞地區對美國具有重要利益。⁹中亞地區不僅止於區域內國家之間的權力競爭，也涉

⁷ 吳雪鳳，〈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意涵：以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為核心觀〉，頁 9-11。

⁸ Jacqueline Lopour, *Geopolitics at the World's Pivot Exploring Central Asia's Security Challenges* (Waterloo, Canad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2015), p. 2.

⁹ Eleonora T. Ambrosetti, "A Central Asian Decade," *It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 October 3, 2019,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zione/central-asian-decade-24058>> (2021 年 5 月 30 日查詢)。

及到包括來自美國與歐盟等強權角力，各自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並不一致。

綜合而言，中亞在地緣位置方面重要性，除了是交通樞紐的重要性之外，涉及周邊重要大國與區域外大國的地緣政治角力，使得中亞地區權力互動情況更為複雜。

二、「能源經濟」豐富性

中亞地區除了傳統地緣政治提到地理位置因素，成為強權國家競逐的場域，中亞地區所蘊藏豐富的天然資源，也是推動國際強權在中亞地區進行角力的重要因素。中亞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是主要能源消費國的重要地區。使得中亞被稱為「第二個中東」或「第二個波斯灣」，這個區域擁有十六個主要沉積盆地，其中十個擁有石油與天然氣產量，並且主要分布在與裏海 (Caspian Sea) 鄰接的三個國家，包括哈薩克、烏茲別克，以及土庫曼，它們在世界石油和天然氣供應方面佔有重要地位。¹⁰

其中，哈薩克的石化燃料與礦產資源豐富。哈薩克石油探明蘊藏量分別位列中亞第一位與全球第十五位，天然氣探明儲量更高達三十九兆立方公尺。在礦產資源方面，哈薩克蘊藏作為核能的鈾礦儲量，佔全球四分之一。¹¹

¹⁰ Don M. Gill, "India Needs a 'China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Geopolitical Monitor*, June 19, 2020, <<https://www.geopoliticalmonitor.com/india-needs-a-china-strategy-in-central-asia/>> (2021 年 6 月 3 日查詢)。

¹¹ 孫超群，〈從哈薩克的經濟轉型，看中國如何「重塑中亞經濟版圖」〉，《換日線》，2017 年 10 月 23 日，<<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8810>> (2021 年 5 月 30 日查詢)。

烏茲別克則是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相當豐盛。其中天然氣預測儲量三點四兆立方公尺噸，石油預測儲量五十三噸億噸，煤炭儲量則有二十億噸，¹² 這些產業對其 GDP 的比率達十二 %，佔國家預算收入比率超過十五 %；此外，烏茲別克還是世界第六大棉花生產國、世界第七大黃金生產國。¹³ 吉爾吉斯方面，該國擁有豐富的水力資源、黃金、稀土、鋁、鋅等礦藏及待開發的煤、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其中，黃金總儲量為二千一百四十九噸、石油探明儲量一點零一三億噸、天然氣探明儲量七十二點六億立方公尺、煤炭資源總量大約六十七點三億噸。¹⁴

土庫曼境內有石油、煤、硫磺、岩鹽，以及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百分之八十國土面積都涵蓋有天然氣或石油儲量。¹⁵ 除了上述幾個國家擁有豐富資源之外，塔吉克也同樣具有重要的自然資源價值。依照 2018 年的資料統計，塔吉克年度 GDP 當中，工業與能源佔總額十二點八 %，其中擁有金、銀、銅、鋁等金屬礦藏，

¹² 〈烏茲別克斯坦資源和主要產業情況〉，《中亞科技服務中心》，2019 年 3 月 24 日，<<http://www.zykjfwz.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782&id=296>> (2021 年 5 月 30 日查詢)。

¹³ “Uzbekistan - Country Commercial Guid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October 14, 2020, <<https://www.trade.gov/country-commercial-guides/uzbekistan-oil-and-gas>> (2021 年 5 月 30 日查詢)。

¹⁴ 〈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吉爾吉斯〉，《中國商務部國際經濟貿易研究院》，2020 年 12 月，頁 3，<<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jierjisi.pdf>> (2021 年 5 月 30 日查詢)。

¹⁵ 〈土庫曼國家檔〉，《中華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20 年 10 月，頁 1-3，<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Path=../Files/PageFile/710285/%e5%9c%9f%e5%ba%ab%e6%9b%bc%e5%9c%8b%e5%ae%b6%e6%aa%94.pdf> (2021 年 5 月 30 日查詢)。

只是蘊藏量並不大，但是，塔吉克還擁有豐富的水資源。¹⁶

整體來說，中亞地區由於地緣政治重要性與天然資源等原因，成為強權國家著力點，然而中亞國家即便有地緣位置與資源上的優勢，尚無法在區域內擁有決定性的區域影響力，反而是在強權之中尋求符合自身利益，¹⁷ 換言之，中亞國家努力地在美國、俄羅斯、中國，甚至是歐盟等強權之中取得平衡關係。

參、中國在中亞外交政策與安全利益

要理解中國在中亞的整體戰略，有必要先探討中國對外政策與安全利益。

一、中國在中亞政策之發展

中國在 1954 年確立「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這些成為中國獨立自主與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礎。¹⁸ 基本而言，這原則強調中國外交政策不屬於世界上任何一個陣營（例如美國及其眾多盟國），中國官員也對外強調宣傳中國不迫

¹⁶ 〈塔吉克國家檔〉，《中華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20 年 1 月，頁 1-2，<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ID=3BB20BA92DEACB46> (2021 年 5 月 26 日查詢)。

¹⁷ Brendan O'Reilly, "China Is Winning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Geopolitical Intelligence Services*, May 5, 2015, <<https://www.gisreportsonline.com/china-is-winning-the-new-great-game-in-central-asia/politics,1782.html>> (2021 年 5 月 30 日查詢)。

¹⁸ 〈背景資料：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 年 6 月 28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0628/c64387-25212801.html>> (2020 年 3 月 26 日查詢)。

求霸權，不把北京政府的意志強加在其他國家。¹⁹

中國前領導人胡錦濤還在「十八大」工作報告當中，表達中國無意稱霸，同時向中亞鄰國與世界展現經濟建設快速成長、軍事力量增強並非象徵威脅，相反地，是提供互利共贏的機遇。²⁰ 中國之所以在政策規範中經常展現其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以及希望建構國際格局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相待。這樣的思維邏輯，主要是受到中國自身的歷史，以及對臺灣、西藏與新疆等敏感議題上，同樣不希望其他國家干涉。²¹

另一方面，習近平 2012 年接任國家領導人後，除了強調「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之外，開始展現其有意主導亞洲區域的安全秩序。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 2014 年 12 月 24 日「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進一步闡釋習近平提倡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主要是走出一條與傳統大國不同的強國之路。²² 中國特色概念基本上由四個部分組成，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

¹⁹ 吳邦國，〈弘揚睦鄰友好 實現共同發展〉，《人民網》，2011 年 9 月 24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4/15742490.html>> (2020 年 3 月 26 日查詢)。

²⁰ 胡錦濤，〈繼續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國政府網》，2012 年 11 月 8 日，<http://www.gov.cn/ldhd/2012-11/08/content_2260076.htm> (2020 年 3 月 26 日查詢)。

²¹ Bernardo Mariani, "China's Role and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the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October 2013, pp. 2-4, <<https://www.files.ethz.ch/isn/172938/chinas-role-and-interests-in-central-asia.pdf>> (2020 年 3 月 26 日查詢)。

²² 〈王毅部長出席 2014 年全國地方外辦主任會議並作國際形勢和外交工作報告〉，《中國外交部》，2014 年 12 月 8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wsgls_674701/xgxw_glj_674703/t1217496.shtml> (2020 年 3 月 26 日查詢)。

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針、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不干涉他國內政之傳統，並且持續加以完善、豐富和發展」、「要堅持主持公道、伸張正義、實踐平等之特有理念」，以及「堅持為國內發展和改革開放服務之第一要務」。²³ 試圖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國」。

就冷戰後的歷史發展來看，中亞地區部分國家與中國相鄰接，同時也提供連接中東與歐洲大陸的基礎條件，關注中亞地區的確有其必要。習近平接任國家領導人之後，對中亞地區的戰略布局，更展現出積極參與的立場與態度。中國自從 2013 年以來推動「帶路倡議」，開始增加在中亞等地區的基礎建設，目的即是擴大中國在地緣政治與經濟的影響。²⁴ 事實上，「帶路倡議」內容的六個經濟走廊當中，就有三個穿越中亞。包括，「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中國 - 中亞 - 西亞經濟走廊」，以及「中巴經濟走廊」，而「中巴經濟走廊」更是當中的旗艦計畫。²⁵ 部分學者認為「帶路倡議」標誌著中國對中亞地區展現主動、積極有為的外交新時期，擴大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²⁶

²³ 蔡東杰，〈近期中國對亞洲外交政策及其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1 (2015 年)，頁 28-29。

²⁴ 陳育正，〈中國帶路倡議對美國亞太安全利益之影響_以川普時期為例〉，《全球政治評論》，第 67 期 (2019 年 7 月)，頁 93-94。

²⁵ 〈六大經濟走廊〉，《中國一帶一路網》，2018 年 7 月 20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rcjd/60644.htm>> (查閱日期：2021 年 3 月 26 日)。

²⁶ 鄭浩，〈“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中國的中亞外交〉，《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2018 年 4 月 17 日，<http://www.ciis.org.cn/2018-04/17/content_40294861.html> (查閱日期：2021 年 4 月 28 日)；Xiangming Chen and Fakhmiddin Fazilov, “Re-centering Central Asia: China’s ‘New Great Game’ in the Old Eurasian Heartland,” p. 1.

「帶路倡議」一方面提供中國對於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需求，同時也面臨到在中亞地區安全挑戰。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的研究曾指出，中國在習近平的外交政策領導下，努力地與周邊國家改善彼此經濟合作與外交關係，擴大與鄰近國家的連通性。²⁷ 但是，中亞地區所存在的安全議題，反而形成對中國推動其地緣政治的一大隱憂。一方面是因為推動「帶路倡議」的計畫，涵蓋範圍非常廣泛，需要大量的人力在中國境外，與此同時，中亞地區長期存在「恐怖主義」、「分離主義」，以及「極端主義」等「三股勢力」問題，有日益嚴重趨勢。²⁸ 因此，使得中國必須擴大與參與區域內的安全機制，維護其中亞利益與公民安全。

中國擴大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不僅展現在「帶路倡議」，還透過中國對中亞國家高級官員的會晤，顯示中國對中亞國家在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中國在 2020 年 7 月 16 日舉辦「中國 + 中亞五國」外長會晤，這是首次舉行的外交部長層級會談，雖然受到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影響，採取視訊會議方式進行，但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外交部長均出席視訊會議，並且發布《中國 + 中亞五國外長視頻會議聯合聲

²⁷ Christopher Johnson et al., *Decoding China's Emerging "Great Power" Strategy in Asi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 p. 26.

²⁸ 三股勢力是指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這概念首次出現是在 2001 年 6 月 15 日，「上海合作組織」簽署《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率先對三股勢力進行定義；Temur Umarov, "China Looms Large in Central A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30, 2020,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1402>> (2021 年 3 月 26 日查詢)。

明》。²⁹ 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該會議中表達對於「疫情合作」、「利用帶路倡議促進經濟共利」、「維護地區安全」、「加強多邊合作」等建議。六國也在 2021 年 5 月舉辦第二屆「中國 + 中亞五國」外長會晤，³⁰ 再次強調中國與中亞國家在不同議題合作的重要。

透過上述觀察，中國在中亞的外交立場雖然持續堅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然而，北京政府對於區域內的戰略目標，在習近平任內展現出更為「積極」、「主動參與」的作為。

二、中國對中亞的安全利益與地緣戰略

（一）日益重視海外利益

習近平提出「帶路倡議」與中亞地區戰略布局具有高度連結。帶路倡議的邏輯並不僅限於中國在中亞地區所發展的經濟利益，也涵蓋中亞等區域安全問題，因此，中國的「帶路倡議」成功與否，與中國增加中亞的安全影響力有關。³¹ 雖然中國國防部公開否認「帶路倡議」有任何軍事或地緣戰略意圖，³² 但是，「帶路

²⁹ 〈中國 + 中亞五國舉行首次外長會晤〉，《人民網》，2020 年 7 月 17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0/0717/c64094-31786807.html>> (2021 年 7 月 24 日查詢)。

³⁰ 〈王毅主持「中國 + 中亞五國」外長會晤〉，《中國外交部》，2021 年 5 月 12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75153.shtml>> (2021 年 7 月 24 日查詢)。

³¹ Aleksandra Bolonina, *Security Dimension of China's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Paris: The Fren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2019), pp. 9-10.

³² 〈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沒有軍事和地緣戰略意圖〉，《中國國防部》，2017 年 5 月 25 日，<<http://www.mod.gov.cn/info/2017-05/25/>>

倡議」在近年的有關中亞地區安全議題，相較於以往有更多「參與」的角色。

中國軍隊被賦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以及發展利益的使命。³³「帶路倡議」被公布後，共軍整體軍事戰略更重視海外利益與國家安全關係。中國國務院在 2015 年所發布的《國防白皮書》當中，明確指出其軍隊必須擔負日益擴大的全球利益。³⁴因此，就「帶路倡議」的推動過程中，涉及中亞等境外地區的基礎建設等合作計畫，這些地區面臨不同程度的安全威脅，使得中國必須擴大與中亞地區國家的安全協調機制，包括與中亞國家進行反恐演習等安全合作，確保中國在中亞「帶路倡議」計畫推動。³⁵

（二）區域內複雜問題：邊境安全、能源問題與地緣因素

中國在中亞的利益與該地區的邊境安全、能源問題與地緣因素等三個主要方面息息相關。首先是有關在邊境安全部分，其實涉及歷史的族群問題與三股勢力。早在蘇聯解體之前，分別位處烏茲別克與吉爾吉斯兩個族裔之間的衝突，使得蘇聯時期的行政區域呈現缺乏穩定之情況，即便是冷戰結束後，烏茲別克與吉爾

content_4781369.htm> (2021 年 3 月 26 日查詢)。

³³ 〈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中國政府網》，2013 年 4 月 16 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 (2021 年 3 月 26 日查詢)。

³⁴ 〈中國的軍事戰略〉，《中國國防部》，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htm>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

³⁵ Sergey Sukhankin, “The Security Component of the BRI in Central Asia, Part One: Chinese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China Brief*, Vol. 20, Issue 12 (July 15 2020), pp. 29-34.

吉斯兩個國家依舊發生武裝衝突事件。³⁶

除了族群衝突可能導致對北京政府的安全威脅，中國與俄羅斯、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等國邊界長達七千公里，確保周邊領土穩定、安全，自然也是中國所關切重點。³⁷ 中亞地區雖然在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政治環境總體趨於穩定，但是三股勢力並不易根除，中亞地區作為連結阿富汗與中國新疆之間的緩衝地帶，確保中亞的邊境安全自然成為中共重點目標。³⁸ 這也促使中國在 2001 年與俄羅斯等中亞部分國家組成「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稱上合組織)，共同對抗三股勢力與跨境犯罪等問題。³⁹

其次，能源安全方面是指過度依賴海上能源貿易線所帶來脆弱性。中亞國家在過去經濟能力欠佳，造成基礎設施建設不足，而中國擁有為數不多的石油存量，卻是世界第二石油消費國家，透過「帶路倡議」可以在中亞地區擴大建設基礎設施，能夠緩解北京政府龐大能源需求，並且有助於其國內商品進行對外貿易輸出。⁴⁰ 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利用「帶路倡議」的鐵、公路等基礎

³⁶ 楊恕，〈蘇聯時期的中亞民族政策：過程和思考〉，《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2017 年 1 月 17 日，<<http://icas.lzu.edu.cn/f/201701/353.html>>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

³⁷ 洪銘德、盧信吉，〈中國對中亞外交政策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3 期 (2011 年 1 月)，頁 41。

³⁸ 蔡東杰、秦偉騰，〈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對中亞之影響：從地緣政治觀點分析〉，頁 68。

³⁹ Paul Stronski and Nicole Ng,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Russia and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the Arctic*, pp. 14-15.

⁴⁰ Bernardo Mariani, "China's Role and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p. 5-6; 蔡東杰、秦偉騰，〈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對中亞之影響：從地緣政治觀點分析〉，頁 64-66。

建設合作計畫，以中亞為中心向周邊區域，以放射狀方式連結與歐亞大陸的交通及貿易等路線，可以擴大其在亞、歐、非三大區域的影響力。⁴¹

中亞地區的「帶路倡議」基礎建設合作範圍，涵蓋至中亞偏遠地區，由於中亞國家部分政治局勢不穩與三股勢力擴散等影響下，中國越來越多企業與工人受到安全威脅。截至 2016 年，中國在海外工作人數超過二百萬人，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數在亞洲和非洲國家工作。只是近年來，在國外的公民被殺害、綁架、襲擊等事件頻傳，增加中國必須採取應對這類安全威脅的措施。⁴²因此，從戰略角度而言，中國修建中亞地區的基礎建設，不僅分散長期依賴海上能源運輸的風險，也提供未來取得裏海地區能源的戰略途徑，還有利應對區域內所產生的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問題。

最後是區域內的強權競爭所產生安全問題。中亞在地緣政治重要性的確相當重要，區域內的五國在冷戰後，開始與俄羅斯、中國，以及美國存在地緣政治競爭關係。中亞國家就人口結構與經濟能力，並不符合國際強權的條件，自然無法主導區域內整體秩序。除了俄羅斯在歷史結構上與中亞關係密切，中亞地區也攸關中國與美國的重要利益，使得當地成為國際政治角力的重點區域。

⁴¹ 吳雪鳳，〈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意涵：以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為核心觀〉，頁 15。

⁴² Nadège Rollan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Prospects for Chinese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s," in Nadège Rolland e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9), p. 2.

肆、擴大在中亞的安全影響力

自從冷戰結束後，俄羅斯長期主導中亞地區經濟影響力，近年來也因為中國國家綜合實力快速提升，地區的經濟主導優勢地位逐漸被中國取代。⁴³ 習近平針對中亞地區，已經在幾個方面擴大其安全合作範疇。包括「增加雙邊反恐軍演」、「擴大對區域內的軍事協助」、「提升中亞國家軍售」等。

一、增加雙邊反恐軍演

成立上合組織是為了加強各國之間的全方位合作，共同致力於維護和保障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推動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亦是透過政治行動和外交布局，進而參與安全事務的真實寫照。⁴⁴ 上合組織是中國加入聯合國以外的第一個區域安全機構，印度與巴基斯坦等兩國更在 2017 年成為新成員國。⁴⁵

然而，近年來中國除了維持上合組織的角色外，還擴大在中亞地區的雙邊安全機制。上合組織從成立開始，共舉行了 13 次聯合軍演，除 2003 年五國聯合軍演、2006 年「中國 - 塔吉克斯坦」

⁴³ Marcin Kaczmarek, "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 Why Is There a Surprising Absence of Rivalry?" *The Asan Forum*, August 19, 2019, <<http://www.theasanforum.org/russia-china-relations-in-central-asia-why-is-there-a-surprising-absence-of-rivalry/>> (2021 年 4 月 28 日查詢)。

⁴⁴ Aleksandra Bolonina, *Security Dimension of China's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p. 15; 鄭羽, 《中俄美在中亞：合作與競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7 年), 頁 45-68。

⁴⁵ "About SCO,"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ttp://eng.sectsco.org/about_sco> (2021 年 3 月 26 日查詢)。

反恐等軍演，以「和平使命」為名的聯合軍演共有 10 次，主要是上合組織各成員國執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聯合演習。⁴⁶ 上合組織成員國還在 2021 年 3 月召開會議，預訂年度內將舉行「帕比 - 反恐 -2021 聯合反恐演習」。⁴⁷

中國除了在上合組織架構下進行多邊聯合反恐演習，近年來還分別與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等國家，在上合組織框架下進行雙邊演習。包括「中 - 哈」在 2006、2015、2019 年反恐聯合演習；「中 - 吉」在 2011、2013、2017、2019 年等進行聯合反恐演習；「中 - 塔」在 2006、2011、2015、2016、2019 年反恐聯合演習。⁴⁸「中 - 烏」也在 2019 年首次舉行聯合反恐演習行動。⁴⁹ 綜合上述內容，中國在上合組織內所舉行的軍事演習，雖然名為反恐的聯合演習，但是無疑地提供北京政府一個平台，能與外國軍隊驗證其軍隊能力與裝備性能，也有助於中國學習俄羅斯軍隊的境外軍事行動經驗；另一方面，中國逐漸增加在上合組織內雙邊反恐演習次數，顯示中國正在提升對中亞國家的影響力。⁵⁰

⁴⁶ 劉承宗，〈上合組織歷次「和平使命」軍演之綜合解析〉，《歐亞研究》，第 6 期（2019 年 1 月），頁 86；郭武平，〈中俄近期軍事互動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108 年 10 月號（2019 年 10 月），頁 1-4。

⁴⁷ 〈上合組織成員國今年將舉行聯合反恐演習〉，《中國國防部》，2021 年 3 月 19 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21-03/19/content_4881338.htm〉（2021 年 6 月 1 日查詢）。

⁴⁸ Martin Breitmaier, "China's Rise and Central Asia's Security," p. 2.

⁴⁹ 〈中烏「合作—2019」聯合反恐演練圓滿結束〉，《中國國防部》，2019 年 5 月 16 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9-05/16/content_4841768.htm〉（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

⁵⁰ Raffaello Pantucci, "The Dragon's Cuddle: China's Security Power Projection

二、擴大對區域的反恐安全合作

自從 2014 年開始，中國與俄羅斯增加在區域內的權力競爭，並且逐漸地增加中亞區域內的武裝力量，針對反恐安全部分進行合作。北京政府在 2014 年 7 月派遣一位特使前往阿富汗商討有關當地雙方反恐合作的議題，並且在 2015 年正式提供阿富汗價值七千三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計畫，包括進行人員培訓、提供物資等援助內容，實質強化與阿富汗的安全合作關係。⁵¹ 中國、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在 2016 年 8 月，成立「四國軍隊反恐合作協調機制」（Quadrilater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QCCM 簡稱「四國機制」），旨在加強四國的反恐合作、情報分享、安全部隊培訓支持等工作，而參與「四國機制」會議的代表都是各國的高級軍事將領。「四國機制」的成立，顯示中國與中亞國家在安全合作上，首次建立排除俄羅斯參與的官方機制。⁵²

美國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 2019 年 2 月 18 日報導，中國自從 2016 年即派遣武裝力量在塔吉克境內，鄰近中國、阿富汗、塔吉克三國邊境交界處的瓦罕走廊 (Wakhan Corridor) 北面

into Central Asia and Lessons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Nadège Rolland edite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9), p. 62.

⁵¹ Martin Breitmaier, “China’s Rise and Central Asia’s Security,” p. 2.

⁵² 孫超群，〈中亞秘密基地：中國如何蠶食「俄羅斯後院」？〉，《轉角國際》，2019 年 5 月 16 日，<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676522>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

派遣武裝力量，並且設置超過二十棟兩層樓高的建築物，⁵³ 外國分析研判這些武裝力量是隸屬於中國武警，主要是擔心過去幾年大規模新疆維吾爾族離開家園，可能加入區域內的激進份子，進而進入新疆引發社會動亂等群眾事件。⁵⁴ 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的分析文章進一步指出，中國在塔吉克的安全合作項目，是來自於 2016 年塔吉克與中國政府所簽署的協議下，在「塔吉克 - 阿富汗」邊境建立七個邊防哨所和培訓中心，並由中國政府撥款興建三個駐軍司令部、五個邊防哨所，以及一個訓練中心。⁵⁵

中國與塔吉克的反恐安全合作，後來也得到中國政府的證實。中國國防部公開承認北京與阿富汗在兩國合作協定之下，確實在邊界地區進行共同執法行動。⁵⁶ 俄羅斯長期在中亞地區扮演重要的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具有關鍵的影響作用，但是中國在中

⁵³ Gerry Shih, "In Central Asia's Forbidding Highlands, A Quiet Newcomer: Chinese Troop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9,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in-central-asias-forbidding-highlands-a-quiet-newcomer-chinese-troops/2019/02/18/78d4a8d0-1e62-11e9-a759-2b8541bbbe20_story.html>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

⁵⁴ "Tajikistan: Report Confirms Significant Chinese Security Presence in Pamirs," *Eurasianet*, February 19, 2019, <<https://eurasianet.org/tajikistan-report-confirms-significant-chinese-security-presence-in-pamirs>>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

⁵⁵ Temur Umarov, "China Looms Large in Central A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30, 2020,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1402>>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

⁵⁶ "Defense Ministry'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24, 2017, <http://eng.mod.gov.cn/Press/2017-02/24/content_4773551.htm>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

亞地區的安全影響力正在產生變化。中國為了防止恐怖主義經由中亞進入中國境內，試圖增加與中亞地區國家的反恐機制合作也越來越明顯。俄羅斯已經逐漸關注中國在中亞區域的安全存在與發展。⁵⁷

中國逐漸擴大與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的反恐合作，在一定程度牽動美國在阿富汗的安全利益。美國國務院雖然在 2020 年 2 月發布《美國中亞戰略報告》。明確的表示美國對中亞地區在經濟、地緣政治，以及民主價值等方面都具有重大利益。⁵⁸

美國在今(2021)年 2 月由拜登(Joe Biden)正式成為美國總統，並且宣布要在 2021 年 9 月 11 日之前，撤出派駐在阿富汗的美軍。⁵⁹就美國安全利益而言，因為美軍撤離阿富汗後，造成其他盟友也相繼撤軍，阿富汗不僅失去外國軍對的安全協助，使得塔利班陸續佔領阿富汗 85% 的領土。⁶⁰對拜登政府來說，在阿富汗周邊國

⁵⁷ Paul Goble, "Russian Military Seeking to Counter Growing Chinese Role in Central Asia," *The James Foundation*, June 18, 2020,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ussian-military-seeking-to-counter-growing-chinese-role-in-central-asia/>>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

⁵⁸ "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19-2025: Advancing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5, 2020, <<https://www.state.gov/united-states-strategy-for-central-asia-2019-2025-advancing-sovereignty-and-economic-prosperity/>>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

⁵⁹ "Biden Announces Full U.S. Troop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by Sept. 1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14, 2021,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2573268/biden-announces-full-us-troop-withdrawal-from-afghanistan-by-sept-11/>> (2021 年 4 月 30 日查詢)。

⁶⁰ 〈大舉攻城掠地 塔利班宣稱掌控阿富汗 85% 領土〉，《中央社》，2021 年 7 月 9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7090332.aspx>> (2021 年 7 月 24 日查詢)。

家設置軍事基地，或者在波灣地區 (Persian Gulf) 持續提供軍事存在是有其必要性。⁶¹ 因此，五角大廈正研擬在烏茲別克、塔吉克等地區設置軍事基地，以支持阿富汗政府打擊恐怖主義。⁶²

美國拜登政府正準備加深與中亞國家的安全合作，與美國目前的外交政策目標之一的「應對中國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相呼應，⁶³ 也能制衡中國與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影響力。⁶⁴

⁶¹ Peter Jennings, “Biden’s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His First Major Blunder as President,”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pril 20, 2021,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bidens-withdrawal-from-afghanistan-his-first-major-blunder-as-president/>> (2021 年 4 月 30 日查詢)；“Biden Heads to NATO Amid Friction over Afghanistan Withdrawal,” *Politico*, June 13, 202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6/13/biden-nato-afghanistan-withdrawal-493580>> (2021 年 6 月 14 日查詢)。

⁶² Vivian Salama and Gordon Lubold, “Afghan Pullout Leaves U.S. Looking for Other Places to Station Its Troop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8,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afghan-pullout-leaves-u-s-looking-for-other-places-to-station-its-troops-11620482659>> (2021 年 6 月 14 日查詢)。

⁶³ Ainura Akmatolieva, “U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under the Joseph Biden Administration,” *Central Asian Bureau for Analytical Reporting*, February 10, 2021, <<https://cabar.asia/en/us-policy-in-central-asia-under-the-joseph-biden-administration>> (2021 年 4 月 30 日查詢)；Temur Umarov, “Is There a Place for a U.S. Military Base in Central A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4, 2021,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4685>> (2021 年 6 月 14 日查詢)。

⁶⁴ Nurlan Aliyev, “U.S.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The CACI Analyst*, May 27, 2020,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619-us-presence-in-central-asia-realities-and-perspectives.html>>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Peter Leonard, “U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An Old Recipe for A New Situation,” *Eurasianet*, February 6, 2020, <<https://eurasianet.org/perspectives-us-strategy-for-central-asia-an-old-recipe-for-a-new-situation>>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Farkhod Tolipov,

三、對中亞國家軍售與國防合作計畫

中國在整個地區的長期發展影響力的指標，還有表現在「提升對中亞國家軍售」的方面。中國如今已躍升在中亞區域扮演經濟與安全作用的重要地位，習近平所推展的帶路倡議，也可以觀察其軍售方面的變化。上合組織成立後所進行的聯合反恐演習，提供一個各國軍隊人員訓練，以及測試軍備與展現軍事力量的重要平台，配合中國近年軍事現代化的發展，都形成中國對外軍售的條件。中國除了透過聯合軍事演習展現其軍事工業的發展實力，北京政府也自從 2010 年開始參加哈薩克國防博覽會，在這每兩年舉行一次的活動，向外界展示其軍事武器科研成果。⁶⁵

中國透過國防博覽會平台，展現其軍事科技發展，也有助於對中亞國家與其他國家出口軍事武器。例如，哈薩克已經向陝西飛機工業公司購買無人機與 Y-8 軍用運輸機；土庫曼則向中國先後購置無人機、紅旗 -9 地對空導彈 (Surface-to-Air Missile System)；烏茲別克也向中國陸續進口無人機與紅旗 -9 地對空導彈，並且還購買高端狙擊步槍；⁶⁶ 塔吉克則透過與中國

“New Strategy, Old Game: The Realigning Geopolitics of Central Asia,”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March 26, 2020, <<http://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610-new-strategy-old-game-the-realigning-geopolitics-of-central-asia.html>>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

⁶⁵ Raffaello Pantucci, “The Dragon’s Cuddle: China’s Security Power Projection into Central Asia and Lessons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 67.

⁶⁶ Ben Brimelow, “Chinese Drones May Soon Swarm the Market — and that Could Be very Bad for the US,” *Business Insider*, November 16, 2017,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hinese-drones-swarm-market-2017-11>>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Siemon T. Wezeman, “China, Russia and the Shifting Landscape of Arms Sale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技術轉讓交易，發展當地製造與組裝無人機的工廠；吉爾吉斯部分則是進行與「中國 - 塔吉克」相同的軍工合作模式的討論，只是有鑒於內部意見仍存在分歧，目前並無結果。⁶⁷

儘管從中國與俄羅斯每年軍售至中亞地區的總金額來看，俄羅斯自從冷戰後一直是軍售至中亞區域的主要國家，（如表 1）然而，從上述討論過程，中國政府近年來確實正在提高在中亞地區軍售規模（如表 2），內容包括通信技術、無人機，以及導彈系統等，顯示中國提供軍售產品，逐漸朝向「高價技術產業鏈」方向前進，在一定程度上中國正拉近與俄羅斯在中亞等地區所主導的軍售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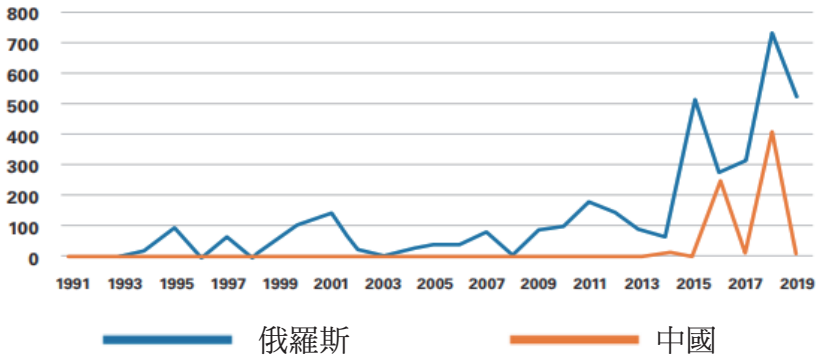
若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觀察中國對中亞地區的影響，中國確實正逐漸改變在區域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中國綜合國家實力日益增加，除了努力地保持與區域經濟同樣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中國對於提升在中亞安全層面的優勢地位感到興趣。⁶⁸ 從上述討論，中國已經增加與上合組織的部分國家雙邊反恐聯合演習、推動與中亞國家安全合作項目，並且提高對中亞國家的軍售項目與國防合作計畫，對於俄羅斯與美國產生一定程度上的衝擊。中亞國家自從冷戰後多以外交手段進行斡旋，避免與區域大國發生軍

Research Institute, July 5, 2017, <<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er/2017/china-russia-and-shifting-landscape-arms-sales>>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俄媒：哈薩克斯坦採購翼龍無人機 中國出口暫無對手〉，《人民網》，2016 年 3 月 26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326/c1011-28228505.html>> (2021 年 4 月 29 日查詢)。

⁶⁷ Raffaello Pantucci, "The Dragon's Cuddle: China's Security Power Projection into Central Asia and Lessons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p. 6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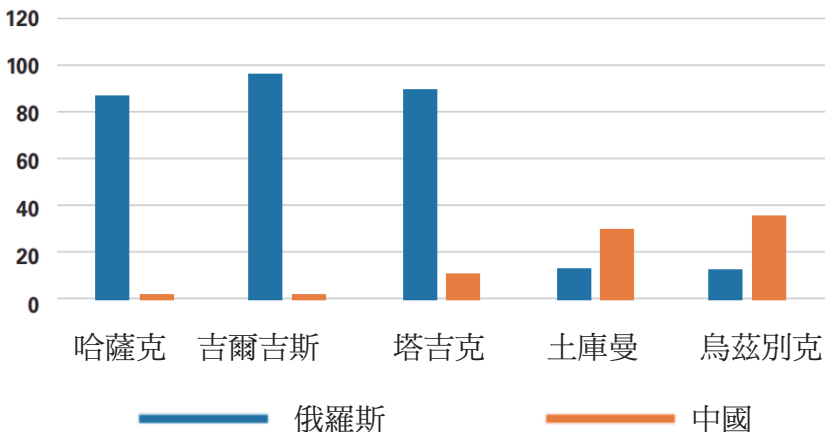
⁶⁸ Dmitri Trenin, *True Partners? How Russia and China See Each Other*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2012), p. 20.

表 1：中國與俄羅斯軍售中亞地區金額比較 (1991-2019)



資料來源：Bradley Jardine and Edward Lemon, “In Russia’s Shadow: China’s Rising Security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Wilson Center*, May 2020, p. 4,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uploads/documents/KI_200519_cable%2052_v1.pdf> (2021 年 7 月 26 日查詢)。

表 2：中亞國家對中國與俄羅斯武器進口金額比較 (2014-2018)



資料來源：Bradley Jardine and Edward Lemon, “In Russia’s Shadow: China’s Rising Security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Wilson Center*, May 2020, p. 4,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uploads/documents/KI_200519_cable%2052_v1.pdf> (2021 年 7 月 26 日查詢)。

事衝突，並且在大國之間尋求平衡狀態。⁶⁹ 隨著中國日益提升在中亞地區安全影響力，俄羅斯與美國對於中國可能產生的衝擊，必然提出新的策略予以制衡。

伍、結論

本文認為由於中國在過去提升綜合國家實力，以及推行帶路倡議等緣故，擴大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有其必要，即便中國軍事力量目前在中亞或許沒有達到主導性的地位，然而在安全層次的發展上，無疑地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中國目前在中亞區域內的經濟與安全層面的影響力而言，逐漸形成中國、俄羅斯與美國等權力競逐的態勢，中亞國家過去「經濟靠中國」、「安全靠俄國」的傳統基調，也因應中國在安全合作層面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在一定程度產生權力變動。中國在「對於主導亞太地區安全事務的態度與立場更加明確」、「重視海外利益」等因素驅動下，日益提升在中亞地區的安全影響力，包括「增加雙邊反恐軍演」、「擴大對區域內的軍事協助」、「推動中亞國家軍售與國防合作計畫」，這是象徵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中亞政策，越來越主動與積極參與的結果。

即使中國與俄羅斯因為美國提高對兩國經濟制裁與戰略競爭，使得中俄兩國有合作的機會，甚至在 2019 年 7 月定調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然而，中俄關係本質除了有相當程度的分歧之外，現階段中國提升在中亞地區的安全影響力，無

⁶⁹ Dauren Aben, "Regional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Addressing Existing and Potential Threats and Challenges," p. 57.

疑衝擊俄羅斯的利益，也引發俄羅斯必須關注中國軍事層面所帶來的影響，因此，兩國是否「戰略合作」仍有其結構性的障礙必須突破。除了中俄在中亞地區的競爭逐漸明顯之外，美國在推動其《美國中亞戰略》、拜登總統宣布美軍撤出阿富汗之後，也為中亞地區的大國競爭關係奠定基本態勢。

本文部分討論了中國對中亞國家在反恐安全合作涉及阿富汗周邊的安全概況，但是受限於篇幅因素，以及阿富汗在美軍撤出地區之後，整體安全局勢增添若干變數，因此，未來研究方向可以從美軍撤出阿富汗後的局勢變化，探討區域大國的競合關係。

（收稿：2021 年 4 月 9 日；第一次修正：2021 年 6 月 17 日；第二次修正：2021 年 7 月 15 日；採用：2021 年 7 月 27 日）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 期刊論文

吳雪鳳，2019/10。〈中亞地區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意涵：以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為核心觀〉，《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20 卷第 4 期，頁 1-52。

洪銘德、盧信吉，2011/1。〈中國對中亞外交政策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33 期，頁 125-159。

胡瑞舟，2003/1。〈反恐戰爭對美國內外互動關係的影響：一年後的分析性概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4 卷，第 1 期，頁 41-63。

郭武平，2019/10。〈中俄近期軍事互動觀察〉，《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108 年 10 月號，頁 1-4。

陳育正，2019/7。〈中國帶路倡議對美國亞太安全利益之影響——以川普時期為例〉，《全球政治評論》，第 67 期，頁 85-106。

蔡東杰、秦偉騰，2018/4。〈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對中亞之影響：從地緣政治觀點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 62 期，頁 57-74。

蔡東杰，2015/3。〈近期中國對亞洲外交政策及其影響〉，《全球政治評論》，2015 年特集 001，頁 17-30。

劉承宗，2019/1。〈上合組織歷次「和平使命」軍演之綜合解析〉，《歐亞研究》，第 6 期，頁 85-92。

(二) 專書

鄭羽，2007。《中俄美在中亞：合作與競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三) 網際網路

2013/4/15。〈1998 年中國的國防〉，《大眾網》，<<http://icas.lzu.edu.cn/f/201701/353.html>>。

2013/4/16。〈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中國政府網》，<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

2014/12/8。〈王毅部長出席 2014 年全國地方外辦主任會議並作國際形勢和外交工作報告〉，《中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wsgls_674701/xgxw_glj_674703/t1217496.shtml>。

2014/6/28。〈背景資料：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0628/c64387-25212801.html>>。

2015/5/26。〈中國的軍事戰略〉，《中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htm>。

2016/3/26。〈俄媒：哈薩克斯坦採購翼龍無人機 中國出口暫無對手〉，《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326/c1011-28228505.html>>。

2017/1/11。〈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中國政府網》，

-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11/content_5158864.htm>。
- 2017/5/25。〈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沒有軍事和地緣戰略意圖〉，《中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info/2017-05/25/content_4781369.htm>。
- 2019/11。〈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吉爾吉斯〉，《中國商務部國際經濟貿易研究院》，<<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jierjisi.pdf>>。
- 2019/5/16。〈中烏“合作—2019”聯合反恐演練圓滿結束〉，《中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9-05/16/content_4841768.htm>。
- 2020/1。〈土庫曼國家檔〉，《中華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Path=../Files/PageFile/710285/%e5%9c%9f%e5%ba%ab%e6%9b%bc%e5%9c%8b%e5%ae%b6%e6%aa%94.pdf>。
- 2020/1。〈塔吉克國家檔〉，《中華民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https://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ID=3BB20BA92DEACB46>。
- 吳邦國，2011/9/24。〈弘揚睦鄰友好 實現共同發展〉，《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4/15742490.html>>。
- 姜書益，2016/9/7。〈談中亞在中國外交政策上的角色和地位〉，《臺北論壇》，<<http://140.119.184.164/view/301.php>>。
- 胡錦濤，2012/11/8。〈繼續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ldhd/2012-11/08/>>。

content_2260076.htm>。

孫超群，2017/10/23。〈從哈薩克的經濟轉型，看中國如何「重
塑中亞經濟版圖」〉，《換日線》，<[https://crossing.cw.com.
tw/article/8810](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8810)>。

孫超群，2019/5/16。〈中亞秘密基地：中國如何蠶食「俄羅斯
後院」？〉，《轉角國際》，<[https://global.udn.com/global_
vision/story/8663/3676522](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676522)>。

楊恕，2017/1/17。〈蘇聯時期的中亞民族政策：過程和思考〉，《蘭
州大學中亞研究所》，<[http://icas.lzu.edu.cn/f/201701/353.
html](http://icas.lzu.edu.cn/f/201701/353.html)>。

鄭浩，2018/4/17。〈“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中國的中亞外交〉，《中
國國際問題研究院》，<[http://www.ciis.org.cn/2018-04/17/
content_40294861.html](http://www.ciis.org.cn/2018-04/17/content_40294861.html)>。

二、英文部分

（一）期刊

Aben, Dauren, 2019/1. “Regional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Ad-
dressing Existing and Potential Threats and Challenges,” *Eur-
asian Research Journal*, Vol. 1, No. 1, pp. 51-65.

Ashworth, Lucian M., 2010/6. “Realism and the Spirit of 1919:
Halford Mackinder, Geopolitics and the Realit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2, pp. 279-301.

Breitmaier, Martin, 2016/6. “China’s Rise and Central Asia’s Secu-
rity,”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No. 21,

pp. 1-2.

Chen, Xiangming and Fakhmiddin Fazilov, 2018/6. “Re-centering Central Asia: China’s “New Great Game” in the Old Eurasian Heartland,”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No. 71, pp. 1-12.

Hess, Michel, 2004/3. “Central Asia: Mackinder Revisited,” *Connections*, Vol. 3, No. 1, pp. 95-106.

Sukhankin, Sergey, 2020/7. “The Security Component of the BRI in Central Asia, Part One: Chinese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China Brief*, Vol. 20, No. 12, pp. 29-34.

(二) 專書

Bolonina, Aleksandra, 2019. *Security Dimension of China’s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Paris: The Fren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Huotari, Mikko, et al., 2017. *China’s Emergence As A Global Security Actor*. Berlin: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Johnson, Christopher, et al., 2014. *Decoding China’s Emerging “Great Power” Strategy in Asi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Lopour, Jacqueline 2015. *Geopolitics at The World’s Pivot Exploring Central Asia’s Security Challenges*. Waterloo: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Rolland, Nadège, 2019.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Stronski, Paul and Nicole Ng, 2018.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Russia and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the Arctic.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Trenin, Dmitri, 2012. *True Partners? How Russia and China See Each Other.*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三) 專書論文

Rolland, Nadège, 2019.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Prospects for Chinese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s,” in Nadège Rolland e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Pantucci, Raffaello, 2019. “The Dragon’s Cuddle: China’s Security Power Projection into Central Asia and Lessons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Nadège Rolland edited, *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四) 網際網路

2017/2/24. “Defense Ministry’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eng.mod.gov.cn/Press/2017-02/24/content_4773551.htm>.

2020/1/4. “About Uzbekist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https://mfa.uz/en/uzbekistan/342/>>.

2020/2/5. “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19-2025: Advancing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U.S. De-*

- 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united-states-strategy-for-central-asia-2019-2025-advancing-sovereignty-and-economic-prosperity/>>.
- 2021/4/14. “Biden Announces Full U.S. Troop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by Sept. 1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2573268/biden-announces-full-us-troop-withdrawal-from-afghanistan-by-sept-11/>>.
- Akmatalieva, Ainura, 2021/2/10. “U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under the Joseph Biden Administration,” *Central Asian Bureau for Analytical Reporting*, <<https://cabar.asia/en/us-policy-in-central-asia-under-the-joseph-biden-administration>>.
- Aliyev, Nurlan, 2020/3/27. “U.S.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The CACI Analyst*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619-us-presence-in-central-asia-realities-and-perspectives.html>>.
- Brimelow, Ben, 2017/11/26. “Chinese Drones May Soon Swarm the Market — and that could Be very Bad for the US,” *Business Insider*,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hinese-drones-swarm-market-2017-11>>.
- Goble, Paul, 2020/6/18. “Russian Military Seeking to Counter Growing Chinese Role in Central Asia,” *The James Foundation*,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ussian-military-seeking-to-counter-growing-chinese-role-in-central-asia/>>.
- Jardine, Bradley and Edward Lemon, 2020/5. “In Russia’s Shadow: China’s Rising Security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Wilson Center*,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me->

- dia/uploads/documents/KI_200519_cable%2052_v1.pdf>
- Jennings, Peter, 2021/4/20. "Biden's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His First Major Blunder as President,"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bidens-withdrawal-from-afghanistan-his-first-major-blunder-as-president/>>.
- Kaczmarek, Marcin, 2019/8/19. "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 Why Is There a Surprising Absence of Rivalry?" *The Asan Forum*, <<http://www.theasanforum.org/russia-china-relations-in-central-asia-why-is-there-a-surprising-absence-of-rivalry/>>.
- Leonard, Peter, 2020/2/6. "U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An Old Recipe for A New Situation," *Eurasianet*, <<https://eurasianet.org/perspectives-us-strategy-for-central-asia-an-old-recipe-for-a-new-situation>>.
- Mariani, Bernardo, 2013/10. "China's Role and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The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https://www.files.ethz.ch/isn/172938/chinas-role-and-interests-in-central-asia.pdf>>.
- Salama, Vivian and Gordon Lubold, 2021/5/8. "Afghan Pullout Leaves U.S. Looking for Other Places to Station Its Troop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articles/afghan-pullout-leaves-u-s-looking-for-other-places-to-station-its-troops-11620482659>>.
- Shih, Gerry, 2019/2/19. "In Central Asia's Forbidding Highlands, A Quiet Newcomer: Chinese Troop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in-central-asia-chinese-troops/>.

tral-asias-forbidding-highlands-a-quiet-newcomer-chinese-troops/2019/02/18/78d4a8d0-1e62-11e9-a759-2b8541bb-be20_story.html>.

Singh, Daljit, 2017/4/7. “China’s White Paper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Chinese Grand Strategy,”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ISEAS_Perspective_2017_22.pdf>.

Tolipov, Farkhod, 2020/3/26. “New Strategy, Old Game: The Realigning Geopolitics of Central Asia,”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http://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610-new-strategy-old-game-the-realigning-geopolitics-of-central-asia.html>>.

Umarov, Temur, 2020/3/30. “China Looms Large in Central A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1402>>.

Umarov, Temur, 2021/6/4. “Is There a Place for a U.S. Military Base in Central A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4685>>.

Wezeman, Siemon T., 2017/7/5. “China, Russia and the Shifting Landscape of Arms Sale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2017/china-russia-and-shifting-landscape-arms-sales>>.